

冲虚至德真经

二







周穆王第三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無何者生質根帶百年乃然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監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開神慮思惑者以顯昧為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自以形骸為真宅孰能生化之本歸之於无物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

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

之慮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

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

腥蠖而不可饗蠖蝨也王之嬪御臙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

木之功赭堊之色无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

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媼媼妖好也靡曼柔弱也施芳

澤正蛾眉設笄珥笄首飾珥瑱瑱也衣阿錫阿細穀錫細布曳齊紈齊名紈所出也粉白黛黑

珮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元滿節奏承雲六笙九韶且辰露以樂之承雲

黃帝樂六笙帝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月月獻玉衣日日薦玉食言異化人猶不舍然

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祛衣也騰而上者

中天迺止既且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

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

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公

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王府而視之其宮

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所謂易人化人復

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

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疑意迷精

喪請化人求還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自亂惑自然之數也化人移之移猶推也王若頑虛焉

頑墜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

未睇扶貴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

復更問化人問其形不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恍

仰之須臾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





照寂然疑 且曩之所居又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又異王之圃 王間恒

疑暫定亡 彼之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

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間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 感至言故遺世

而左白臧 古義 三車則造又為御商角 古字未審 駟而左綠耳右駟赤驥

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駟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

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且生馬

之漣以洗王之足 漣乳也 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

阿赤水之陽 山海經云崑崙 別日并于崑崙之 以觀黃帝之宮而

封之以詒後世遂宿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 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

西王母為王謠 詩名曰謠 王和之 和答也詩 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

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 知世事无常 世以為登假焉 假字當作遐世

窮死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

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

告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

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 第二儀之數

運萬形不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 造物者豈有心哉自

薄結而成形隨化而 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

功顯事著故物皆駭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 詳其義

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身則是幻而後發學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

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備校四時久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

者飛 深思一特猶得其道洗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失有

主往復亦遷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替而事著

飛神雲沙以成水傾得之於常眾所不疑推此類也蓋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

情者則胸鏡羣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編連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

沒顧躬身飛走易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道也 奇以駭一出常人

之事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 取濟世安物一而已故其

功著著而人莫知其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之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攝護于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為而不假幻化哉但駭世之述聖人盜用而不顯焉 覺有八徵夢有

六候徵驗也候占也六 奚謂八徵一曰故故事二曰為為作三曰得四曰喪

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

正夢平居二曰噩夢同官注云噩當為驚三曰思夢因思念四曰寤夢

覺時道五曰喜夢因喜悅六曰懼夢因恐怖此六者神所交也此大

音亦明覺夢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

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夫變化云為皆有因

尋其本者莫不改或誠識所亡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

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失其

則濡滯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燔火性猛烈遇陰陽俱壯則夢生

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抗則其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有餘故發施不

類也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

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此以物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

歌舞者哭此皆明夢或國事致感或造極相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

事莊子曰其寐也神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謂覺時有情慮之事非

而後隨故神凝者想夢自消晝無情念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

往來者也夢為鳥而騰於天夢為魚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

語哉真人无往不忘乃當不眠何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

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

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

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

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

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

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

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

水實不知火食性剛悍疆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

覺而不眠方俗之異猶覺夢反用動寢殊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



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吟而即

事夜則昏憊而孰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

事遊燕宮觀之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

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也分半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

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

昔其苦為僕趨走作役无不為也數罵杖撻无不至也眠中呻吟

呻吟呻吟音南反徹且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

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盛衰相襲樂極哀生

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竟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

之事疾並少間此章亦明覺夢不異也樂各適一方則役夫勤於晝而鄭人

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逆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

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

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

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

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

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

之主爽旦案所夢而詳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

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

謂夢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

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

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聖人之辨覺夢何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

且恂士師之言可也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或猶不宋陽里華子中年

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

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

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

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夫機理萌於彼著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

於死灰麻焉同乎府宅聖人將而推情匿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鈞

非祈禱之所禱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非藥石之所攻疾病結於

非祈禱之所禱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非藥石之所攻疾病結於

非祈禱之所禱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非藥石之所攻疾病結於



散於肌體者必攻其脈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救其身若吾試化其心變其

慮庶幾其瘳乎大忘者都无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於是試露路之而

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先奪其女已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

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

知其所施為也謂者之多方固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土句云使巫醫術

獨能已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志同於自然以明无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

儒生之功有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忘者之悟知曩

之忘懷實幾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

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无今頓識既往數十

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

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疾病與至理相似者子

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猶能若期况體極乎亦當

是賜之所達所以抑之者欲寄妙賞於大賢耳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隳

迷也而用惠之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其臭朽常甘以

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无不倒錯者焉楊

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

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

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

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

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

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

子迷之郵者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

若適歸也榮華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

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

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

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昔給若

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

心更微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三







禮記卷第四



張湛處度注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如者也。智者故无所知，用智則无所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

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曰：「夫子奚獨憂？」回不言欲宣

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所以樂也。」天者自然之分命，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將明此言之

發也。夫子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日言為正也。昔日之言因事

也。其汝徒知樂天知命之无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无所不知

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无憂也。此直能定内外之分，辨榮辱之境，曩

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

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

如天下與來世矣。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

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唯棄禮樂之用

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莊子曰：『樂窮通物非重人，故古人不以无樂為樂。』亦

不樂无所不知，无所不憂，无所不為。居宗體備，故能无詩書禮樂何

棄之有革之何為？若欲損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顏回北面拜手曰：

回亦得之矣。所謂不違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未能盡符至言，歸

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思道，忘眠食也顏回往喻之，乃反在

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

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

表萬物所不闕，擬見其會通也。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至哉此答，自非體

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

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

至哉此答，自非體

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

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

至哉此答，自非體



其勢難瞻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曰孔子能廢心而用形此顏回之辭夫聖猶不能為其辨謂沉下斯者乎曰孔子能廢心而用形此顏回之辭夫聖

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古即反倉子者得聃之道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蓋能以耳視而目聽夫形質

之用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无所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復然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相違者也心合於氣此又遠其形智

之氣氣合於神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而神合於无神則无矣二者皆自通忘其心者則與无而為一也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

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唯密然之无不于聖處耳矣通都忘其後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亢倉子之

新何所云今以不答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

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哉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實无所學實无所

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

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孔丘之博學多識之干戈堯舜

以爲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商太宰大駭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

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舉絕遠而言之也有

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以治治之不言而自信不信者不化而自行爲者

能化此能盡無爲之極也蕩蕩乎民无能名焉何晏无名論曰爲民所譽則有名者以

譽謂无名爲道无譽爲大則夫无名者可以言有名矣无譽者可以言有譽矣

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哉此比於无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

中當與无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類无遠而相應異類无近而不

同而後无名之論可知矣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詳此異

地已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无所有也故雖處有也

而愛其无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口天地

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稱焉之名仲尼稱

堯蕩蕩无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疆爲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



當云无能名焉者邪夫唯无名故可得稱以天下之名名之然其丘疑其名也哉惟此足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嶺而謂元氣不若其若也

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聖理真終故不可二商太宰嘿然心計

曰孔丘欺我哉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為欺罔也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

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

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

之莊賢於丘也猶矜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

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无摧賜能辯

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辯而不能訥必辯

必傷仁怨之道莊而不能同有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四子各異

達和光之義此皆滯於一方也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四子各異

設使兼而有之求變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會同要當奇之於聖子列

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

及來者相尋雖復日日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朝朝相與

辯无不聞辯徒相與講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其言

往來不相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

南郭子有敵不疑敵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

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无聞目无見口无言心无知形无

惕往將奚焉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目不帶色雖然試

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見南郭

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擬形變外物不能得關之願視子列子

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神役形者也心无思慮則貌无動南郭子俄

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衍行然若

尊直而在雄者夫理至者无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辯生矣聖人對子列

子之徒駭之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求是而尚勝也子列

子曰得意者无言進知者亦无言窮理體極故用无言為言亦言

无知為知亦知方欲以无言廢言无知遺知希无言與不言无知與不

知亦言亦知此方亦復欲全自然處无言无知之域此即復是遺忘所遺知

然而忘亦无所不言亦无所不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夫无言者有言

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

終日不言而无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无役慮之名故得无所不言无所不知



也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不悟至妙之所命者更麗至高之所適者反下

何子列子學也上章云列子學寒風之道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

害始得老商一晒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

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无是非從口之所言更无

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晒笑並坐以若有褒貶昇降之情夫聖

定於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

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

无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

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无所隱矣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

窮後明順心之理則无幽而不照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

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无故言所適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

游也觀其所變人謂凡人小人也惟觀榮神珠觀以游乎游乎未有能

辨其游者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壺丘子曰禦寇

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苟无變則

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无以為異者也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彼之與我

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

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

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脉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於是列

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壺丘子曰游其至

乎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內足

故不知所適反觀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忘游故能遇物而游是我

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我之所是蓋是无所是耳所謂常故曰游

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

平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

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往

不齊則視萬物皆无好惡貴賤視吾如人忘彼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觀吾之鄉

如戎蠻之國天下一凡此衆庶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

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夫人所



於物者以心有美惡證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為一貫其心萬物豈竟有無之此  
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不能得友妻子不能得親僕隸不能得押也

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手自後向明

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派

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

能已也无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由生而生

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

常死者亦道也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

者亦常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由死而生幸也犯理違道應死而未

无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存亡得理也有所用而死者亦

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乘凶危之理以害季梁之死揚朱

望其門而歌盡生順之道以至隨梧之死揚朱撫其尸而哭生一不

可哀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隸人亦不知所以死

哀樂失其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

辨淄澠爽差也淄澠水異鼻將窒者先覺焦朽焦朽有節之氣體將

僵者先亟生料佚何馬將奔也與人理亦然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目耳口鼻

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倒變居亢極之勢莫不頓蓋故物之榮必先始於

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能順心故物不至者則不反要造極而後還

迷之所資鄭之圃澤多賢有伯豐子者弟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來者奚若世或謂相朝其徒曰所願

知也知信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上音余亮之義乎受人養而不

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

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以爲執政者也長幼羣聚而為牢藉庖厨

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非不能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

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機巧也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

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

者羣才備也而无相位者无能相使者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

不兼巧備而智敵者則不能相



不能為衆人之所能羣才並為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無惡無好無彼無此

則以無為心者也故明者為視聽者為聰智者為謀勇者為戰而我無事焉首

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未者耶答曰成功名者志也局之所變也

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識之所獨濟我以執政者迺吾之所使也奚矜

焉鄧析无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

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懦弱也音如亂切宣王心惑而

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冬蠶之股堪秋蟬之翼堪堪

也勝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憾女

折春冬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

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无敵於天下而六

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物不顯臣以死事之乃告臣

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其

無難於外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於外无難故名不出其三道道至

不影也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

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免於矜以能用其力者也善用其

加其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顯用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

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代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

人公孫龍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

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

孫龍之為人也行无師學无友不祖宗示佞給而不中雖才辯而漫衍

而无家儒墨利名亂好怪而妄言愛奇異而虛誕其辭欲惑人之心屈人

之口與韓檀等辯之韓檀人姓名共謂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公子牟變容曰何

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子輿曰吾笑

龍之詔孔穿孔穿孔子之孫世記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

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无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

前相連屬无絕落處前箭後箭復中前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

箭後所委者猶銜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

蓬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烏號黃

帝子綦



地各出美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睚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謂前行勢極箭當羽也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睚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謂前行勢極箭當羽也

所曉以此言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同後發於前發則无不中也近世有以吉王夫夷甫王夷甫曰此无奇直後擲如前擲矢注眸子而睚不睫盡矢之勢也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在手之所經不患所差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宜語張叔奇云嘗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頴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為形用之事理之應顧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

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尤甚龍詐魏王曰有意不心夫心自然若橫生意慮則有指不至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不至有物不盡在於鹿雖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則其一常在其一也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

母不詳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此論見存多有辯之者辯之皆不弘通故闕而不論也孤犢未嘗有

不諭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尤失反夫无意則心同同於无指則皆至忘指故无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物既在改也累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

公孫龍於馬皆條也言龍之言无異於馬設今發於餘敦子亦將承之

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夫道洽於物者則治名成矣治名既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若有知者則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謡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堯喜問曰誰教爾

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當今而言古詩堯

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關尹喜曰在己无

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關尹喜曰在己无

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關尹喜曰在己无

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關尹喜曰在己无

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關尹喜曰在己无



居汎然無係豈有執守之所形物其箸形物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其動若水以物而動故若水也其靜若鏡應而不藏故若鏡也其應若響應而不唱故若響也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唯忘所用乃合道耳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以有心无心而求道則遠近其非當若兩忘有無先後其於心矣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自然無假者則無所失矣知而亡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知極則同於無情能盡則歸於不為發无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此則府宅雖无而非理也

列子冲虚至德真經卷第四









